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八章。

【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閔子騫曰。善為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。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】

「費字，吾昔讀祕，也不知是什麼人教讀這個音，這是依朱子的注解：費，音祕。但是吾為山東人，費在山東，我們都是讀費。」這段一開頭雪廬老人先給我們解釋費這個字，以前雪廬老人讀祕，也不知道是什麼人教讀這個音。這是依朱子的注解，那個費音念祕，祕密這個祕。但是雪廬老人他是山東人，費在山東，他們都是讀費。「費在清代的區域屬於魯東，與蘭陵同為一個區域，是否就是從前的費，這就不可知了。大汶河屬於泰安，費應在大汶河的西邊，而今在東，今昔有變化，我們可以不管。」這是講到費這個地方，應該是在大汶河的西邊，而現在是在大汶河的東邊，屬於山東泰安地區的，今昔有變化，現在跟以前有變化，我們可以不管。這是雪廬老人講，這個就不要去管了。「我們學《論語》，一是注重學其中的義理，不在考據。」就是我們也不要去注重考據這方面，我們學《論語》主要是要注重學其中的義理，不是偏重在考據，是注重義理，學義理。這就給我們講學《論語》它的重點，給我們舉出來，這個是要學義理，不是在考據。「二是文以載道，道在文中，所以必得每一個字句」，每一個字、每一句，「都要求明白，若不懂文字，如何懂道？不知外而能知內的，沒有這種人。」這是首先我們必須要懂得文字，因為文以載道，先懂外面才能懂裡面。

「編《論語》的時候，同類的歸為一類，一章說一件事，宋儒

也有把兩章合為一章的情形，開啟胡適大膽假設的端倪，最糟的是篡改《大學》。你們不可以學這種作風，這是國家不祥的徵兆。」這裡舉出宋儒的缺失，開啟在民國胡適大膽改經這種作風，所以雪廬老人勸我們不可學這種作風，學這種作風是國家不吉祥的徵兆。

「上一章是季氏問孔子的三位弟子，孔子都不答覆，孔子只答說某人有某個長處，至於能不能從政，我不明白，孔子何嘗不知，只是不願意多事而已。孔子門下，人才濟濟，找人才，捨孔門何處有人才？」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，為什麼孔子在上一章這樣回答季氏。季氏（季康子）問他這三個弟子，他們能不能從政，孔子他只回答說某人他有什麼長處，至於能不能從政我也不明白。所以孔子不願意多事，因為季氏他不如法，他僭越，把持魯君的權力，等於把魯君架空了。人才都在孔子的門下，三千弟子，人才濟濟，要找人才，捨孔門哪裡有人才？

『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。』「這一章是季氏找閔子騫做費邑的宰官，本來是魯君做主的，這時卻是三家做主，魯君不能做主。」這就是季氏三家他們在做主，魯君不能做主。本來應該是魯君做主的，要派誰去做費邑的宰官，應該是魯君做主，現在變成不是魯君做主，變成是季氏在做主。

「從前是按照封建制度，到了春秋不能用了。季氏與魯君很親近，就為魯君做主，法律改了，制度也改了，三家在魯是三大害。因周公功勞很大，成王封魯用天子的禮樂祭周公，這是錯誤的，伯禽接受了，孔子很不以為然。」周公他不是天子，因為他的功勞太大，他的侄子成王在他死的時候用天子的禮樂來祭周公，這是不對的，孔子就很不以為然。「法律講權，權與名譽不能隨便給人，所以說：必也正名乎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譬如隨便將總統的衣服送給吾穿，在街上走，那人民對吾要如何看待？吾又

當如何自稱？凡事整齊就是治，你們求往生，念佛必須合乎規矩，如果你們的生活起居都不整齊，如何往生？從前的商家事忙先上帳、動物歸原，商人尚且如此，我們讀書人卻不如商人。」這個是講我們念佛往生，在平常的生活當中也必須合乎規矩，如果生活起居都不整齊，那怎麼往生？舉出從前商人事忙先上帳，事情忙先把那個帳上好；東西動過了一定歸回原處，不隨便放，隨便放，下一次要找，忘記了就找不到了，所以動物必須歸回原處。商人尚且如此，我們讀書人卻不如商人。「伯禽被強迫以天子禮祭周公，這還可以說得過去，魯國的太廟可以用天子禮，伯禽他一家人可以，庶子不行，因為長子為主。孟仲季三家」，孟仲季是庶支，他們不是嫡傳的，「是庶支，也用天子禮樂，祭他們的家廟，又祭泰山，孔子說：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正神不會享用邪人的供養。」這些都要如法。

「季氏為什麼要找閔子騫？諸侯封給大夫土地，費邑是季康子的采邑。孔子不做書呆子，當上魯司寇，三個月大治，那時三家還安穩。孔子誅少正卯，少正卯是有名的人，孔子當司寇一做主就誅少正卯，連孔子的弟子也不以為然」，這是孔子當上魯國的司寇，一上去就把少正卯殺了。少正卯這個人能言善辯，口才很好，但是講的都是歪理，擾亂國家社會，用現在話講就是名嘴。孔子做上司寇就把他殺了，連孔子的弟子也不以為然，覺得他也沒有死罪，大家也不能理解。「孔子細數他有五條罪，所以誅少正卯」，孔子列出五條。「讀書必須推情忖理，假使換成吾也是如此，治亂國必得如此。」雪廬老人說，我們讀書必須推論它的情理，假使換成雪廬老人他做司寇，他也是如此，因為治亂國必得如此。「孔子這一刀就鎮住三家，不敢胡鬧」，就不敢亂來了，「魯國大治」。「但是天命難違，齊國進贈女樂給魯君，孔子便離開魯國。」這是天命，

我們一般講命運，也沒辦法了，齊國進贈女樂（女子樂團）給魯君，孔子就離開魯國。

「孔子當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為費宰，孔子走後，閔子騫也不做了，他是為了老師而做，後來孔子回到魯國已經是十五、六年後了。這是一種說法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季康子背叛國君，費宰也常背叛季氏，如公山弗擾以費叛，費地收的錢財季氏控制不住，所以想拉閔子騫去當費宰，便找了一個介紹人去跟閔子騫說。」這個也是因果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上面的人不正當，下面的人也跟著學習他這個風氣。季康子他背叛國君，那他下面費宰（費地這個宰官）也常常背叛季氏，在費地收的錢財，季康子他也控制不了，才想到要拉閔子騫讓他去當費地的宰官，所以就找了一個介紹人去跟閔子騫說，請他去當費宰。

『閔子騫曰：善為我辭焉，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』

「善為我辭，是對介紹者說。閔子騫說，你要善巧方便為我向季氏辭謝。復有二說，一說是閔子騫曾為費宰，今日再要我做。這個說法囉嗦。另一種說法，第二次再來邀約我。按這一章經文，這樣講，理順、文順、人情順，可採取這種說法。若再來約我。汶河的東北為齊國，汶河的西南為魯國，上是到河的陽，我就在河的北邊了，意思是到齊國」。

「這一章有什麼意義？歷來注解者以為仲由、冉求都曾做季氏宰」，做季康子的宰官，「孔子也曾在季氏處為官，所以有種種多事的說法。褒獎閔子騫可以，不可因此而貶損他」。

「現今的太保太妹，不是他本人壞，而是教育問題，青年子弟大不幸。想到這裡，換個悲心，心就平和了，對壞人也可以作如是觀」。

「《集釋》引《四書恆解》說：此章閔子之不為者，費宰耳。」

費為季氏私邑，家臣屢叛，欲以閔子騫強其私家，故力辭之」。

「你們要學這一章書，這一章很要緊，如今在公家辦事，家裡必須生活，所以去做事，起初做小職員，漸漸有權了，若遇到好長官，守規矩，錢少也可以做。若是長官舞弊，但是長官自己一人不能做，若不跟他合作便幹不長，這時辭職也可以。挨餓，只是被人說貧窮而已，若是舞弊，就會受行政處分，被判罪，褫奪公權，那是大羞辱。人不知羞恥，便是禽獸。像孔門子孫若是貪污舞弊，一生就完了，他的子孫最終也不能進入孔林。祿是天命所賦，不必憂愁。」就是我們平常講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祿是天命，人都有命運，命中有時終須有，命中無時莫強求，所以不能用不正當的手段、方法取得不義之財，我們要如理如法來取得。如果命中有，辭掉職務，會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，其他方面的收入。這個就是天命，也就是說命運，《了凡四訓》講的命運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